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五十回 照妖鏡團□玉鏡台 割股心邂逅冰心女

素臣被刑心痛，痛極一驚，忽然直醒轉來，渾身冷汗，心頭突突地跳個不住，身子仍在邯鄲道旁呂翁祠內客房中臥榻之上。睜開眼來，只見太玄、成之二人，站在床前，素臣急坐起來。太玄笑道：「做得好夢，如今是醒了麼？」伸過手來，欲拍素臣之背。恰被素臣拿住，□目直視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原來是汝所為！是何妖邪，輒敢以幻術戲我，且吃我一刀！」颯的掣出刀來，直劈下去。太玄猝不及防，被素臣目光注視，神威一逼，寶刀燦燦，寒芒直射，心膽盡裂，魂魄俱飛，忽地現出原身，卻是一支玄狐，通身黑毛，無一毫雜毛，跑在地下，哀號泣命。成之顧而愕然，扳住素臣臂膊道：「吾兄勿傷其命，且問個明白。」素臣喝道：「你要性命，快把巢穴族類，並從前作過罪孽，實供出來；如有一句虛言，便斬汝首！」老狐道：「小畜在太行山穴居千年，採取日精月華，滋養榮衛，從不傷害生靈。因要慕帝裡繁華，入都遊賞，偶經此地，愛閱老花園幽寂，暫寓其園，俟小畜進京探看消息後，挈兩女往游。兩女見金相公才貌，頓起邪心；小畜防範嚴密，不遂其意，懨懨成病。小畜舐犢之私，見金相公代結花燭，正人情坑，不合令大女假作小姐，二女假作丫鬟，明去夜來，桃僵李代。又因金相公備述文翁才品，兼之性惡僧道，小畜無知，遂來一見。因邪說不支，欲以幻術取勝，致為文翁照破。倘蒙恩饒畜一死，當引兩女仍回太行，閉洞潛居，隔絕人世，以盡餘年，斷不敢妄為也！」成之大驚失色。素臣道：「我說閔小姐未得父命，焉肯遽從？原來是你這孽畜所為！只是金相公既與爾女寢宿，必耗精神，這罪卻也不小！」老狐道：「兩女採取日月精華，已非一日；貪慕金相公才貌，偷泄真精，有益無損，非若狐精偷盜元陽，竭人骨髓；只看金相公丰采便知。小畜頗諳醫理，廣識丹方；閔小姐現因勸其父不轉，憂鬱成病；小畜當覓靈藥奉贈，待閔老相求，然後救之，姻事可諧；以此為贖罪之資，伏惟文翁饒命！」素臣道：「如果有藥可救閔小姐，得成婚姻，當饒汝死！」因收過寶刀，放起老狐。老狐仍復人形，頓首謝罪。素臣太息道：「邪不勝正，理所固然；幻術愚人，事所恒有。盧生遇仙，本屬虛誕；即有其事，亦今日之類耳！堪笑世人無識，妄想成緣，致墮邪道，建祠設像，惑溺後來，良可歎也！」老狐道：「非文翁之定識定力，孰能參透機關，跳出圈套？老狐閱人多矣，文翁真天人也！」成之惶惶而回。二女已知事敗，滿面羞慚，垂淚道：「不意緣盡於此，後會無期！前程保重，善處新人，勿思薄命也！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成之亦愴然悲不自勝。老狐再三催逼，兩女痛哭而去。成之追送出房，冉冉牆陰，倏然不見。次日，根問館童，知小姐果然病重，好生焦急。夜裡想起兩女恩情，及臨別可憐之狀，不勝傷感。又愁閔小姐病危，老狐所許之藥未知真假？心如轉軸，徹夜不寧。一日早起，忽見桌上有一包草藥，包上大書「病癒成婚」四字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藏入袖中。開門，出叫館童，問：「小姐之病可好些麼？」館童道：「那裡得好！昨日又是退鬼，上廟設祭醮唸經，道士和尚，亂了一日，休想鬆動一點兒！」成之道：「為何不請醫生？」館童笑道：「生病有個不請大夫的嗎？越醫越重，個個都回來了。」成之道：「為何不請我醫？」館童道：「師爺又來了！你是讀書人，怎說會醫？」成之道：「儒作醫，菜作齋，你只對老爺說，還你手到病除！」館童似信不信，進去稟知。閔老忙出來，問道：「先生真個會醫麼？」成之道：「說也不信，只用下藥去，便見分曉！」閔老道：「小女染病，醫禱無效，簽課俱凶。只有呂翁祠吳鐵口說是天喜天醫，雙照命宮，定遇良醫，逢凶化吉。莫非應在先生身上？倘得小女病癒，當以百金奉酬，連前日所許，一併送上，斷不食言！」成之唯唯。閔老先生桂葉說知，令其準備紙筆。桂葉轉稟天然，天然道：「他真個會醫來？」桂葉道：「小姐病重，桂葉晝夜伏侍，不能出去，老爺關防又緊；金師爺無可奈何，借此進來，欲圖一訣耳！若是會醫，有個不早說的麼？」每夜廝會天然點頭垂淚道：「也罷，見他一面，了卻這段姻緣！你可悄悄說給他，我病已入膏肓，不可用藥，恐老爺歸咎於他；我死後叫他不要痛苦，總是前生孽障了！」說罷，嗚咽不已。桂葉含淚勸道：「且待金師爺進來，相機而行；莫非他真個會醫，也未可知！天然道：「癡妮子！病到這個地位，正經會醫的都不醫了，何況是他？千萬叫他不要用藥！我到臨終，求老爺將你送他為妾，了這心願罷了！」桂葉淚涔涔下。丫鬟報說：「師爺進來。」桂葉忙走出幔，成之已經入房，閔老讓至幔中坐下。桂葉送上書本，成之那知診脈，只把玉腕按捻一會，說道：「望聞問切，必兼此四術後可治病；晚生斗膽，要看一看小姐面色。」

閔老忙令桂葉揭開帳子，並錦幔俱掛將起來。成之睜眼細看，見天然滿面流淚，雞骨支床，一種憔悴可憐之狀，如風摧菡萏，兩打梨花；不覺一陣心酸，兩行淚落，執住天然之後，嗚嗚咽咽，幾乎哭出聲來。嚇得桂葉面如土色，慌忙放下帳子，拆開成之雙手，要推他出來。成之忽起一念，放聲大哭道：「令愛此病，實為小婿而起；令愛若死，小婿義不獨生！實對岳父說了罷：令愛與小婿既結花燭，即是夫妻；小婿今不復出矣！只在三日之內，包管醫好；倘有不測，情願與令愛同死，不作負心郎，無情漢也！閔老大驚失色，聲急氣喘，亂嚷道：「俺也只道先生……生是正經人，怎……怎說出這話來？前日原……原說明是代結花燭的，怎竟……竟說是夫……夫妻？」成之道：「別事可代，花燭如何可代？小婿固不忍別娶，令愛亦豈肯別嫁？小婿也是宦家子弟，又豈肯把妻子再嫁與人？現今令愛性命還在水裡，終不成把死人往山東人？小婿只一帖藥，便醫活得令愛，岳父也沒個見死不救之理；若到當官，便要治岳父欺君之罪。小婿薄擅才華，也不為辱沒門楣，不如曲從了罷，省得被人笑話！」閔老氣壞在交椅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左右思量，更無別法，又在生死關頭；轉過念來，歎口氣道：「罷了，真個弄假成真了！但須要醫好我女兒，若虛言脫騙，便與你性命相搏！」成之道：「小婿若無手段，何敢擔承？岳父請出治事，小婿在此用藥，包管一服見功！」閔老歎氣過了，問天然可是情願，桂葉道：「小姐之病，原為姑爺而起；姑爺能治此病，是極好的了！小姐有甚不願？閔老失驚道：「原來這病反因此而起！為父的只因愛你之故，恐金郎寒素，誤你終身，如今也沒法了！賢婿可用心下藥，倘得病癒，即便成婚！這是你自願如此，將來須怨不得我了！」成之連忙作揖道：「多謝岳父，千金一諾！岳父請便，小婿無不盡心！」閔老歎氣而出。成之喜不可言，袖中拿出藥來，令桂葉來煎。自己忙爬上床，抱住天然，撫摩憐惜，百倍溫存。天然垂淚道：「妾與郎君雖結花燭，未正夫妻，不宜如此褻狎；快請幔外去坐。妾病已深，郎君亦不可猛浪下藥。」成之垂淚道：「小姐多情守禮，令我且憐且敬；此藥有回生起死之功，切勿疑慮！」

天然之病，一團憂鬱而成；今事已諧，胸中便寬鬆了許多。須臾，桂葉煎好了藥，成之接來，湊至天然口邊，那藥氣往鼻中一觸，即覺一陣香氣，透入腦門，頭目便自清爽。一口下嚥，胃腕中骨都都作響，一股陽和之氣，直下丹田。天然知藥有效，接連幾口，便都吃完了。登時氣血和暢，筋骸便利，精神亦覺旺相。停了一會，竟掙扎起來，披衣坐在被中。閔老探知，三腳兩步，趕進房中。一見天然面色，便大喜大笑道：「這真是仙丹了！但你骨瘦如柴，正要調養；賢婿可留心醫治，休得造次！桂葉，你與丫鬟們好生伏侍姑爺，我向呂祖前叩謝去也！」到晚來，成之欲宿於內。天然不肯道：「即承父命，合歡有日，何必居此嫌疑之地，為婢僕等所笑耶？」成之自此日則進房，料理天然起居飲食之事，夜則出宿於外。得空，即至呂翁祠，與素臣劇談暢飲。天然原是心病，心事既遂，便日漸輕可。閔老擇了二十八日完姻，成之、天然重諧鸞鳳，恩情美滿，自不待言。後來天然令成之將桂葉收房，一箭雙雕之言驗。

素臣見成之姻事已成，更無他變，便擇於正月初二日起身，要潛往豐城，探聽水夫人消息。成之攀留不住，將天然奩資拿出百金，以為素臣路費。素臣推辭不得，受了五十金，作別上路，帶便抄過天津來。這日，正過河間，只見一步車上，幾條大鐵鏈，盤鎖著一位官員。素臣看時，卻是無錫縣一位儒者，複姓皇甫，名毓昆，字金相，曾與素臣在江陰科考，同寓相識，新中進士，初選靜海縣知縣。素臣暗吃一驚道：「此人孝弟方正，是個極有學養的人；為犯何事，遭此重譴？」因縮轉身來，尾著那車行去，重到河間城外。趁著押解員役打尖之便，悄悄探問，方知景府長史吳鳳元，強娶縣民黃大之女鐵娘，被金相訪聞，差乾役把鐵娘連轎提至縣中，將吳宅迎娶僕人，拿了幾個，鎖在班房，連夜拘拿黃大及里甲原媒，並鐵娘之夫趙貴，次日早堂聽審。不料，半夜裡鐵娘合一個看守的官媒婆，俱不見了。趙貴反赴各上司告狀，說縣主強壓其妻，黃大匿不見面，里甲俱受賄袒供。吳鳳元傳景王令旨，

著落金相要人。上司畏懼景王之勢，鎖拿至保府勘問。素臣聽了，老大不平道：「皇甫兄為人方正，豈有此事？其為鳳元作孽可知！但必得此女到官，其禍方解！」因復折轉身，望景州而來。

次日，到了景州，尋個旅店住下。閒步到王府前，見朱甍碧瓦，虎闥龍環，刀槍密密，劍戟森森，許多護衛，帶刀懸矢，甚是威嚴。素臣來回估看，早被兩個門軍喝住道：「這廝好大膽，是什麼所在，容你窺探！」大門上便跑下幾個護衛，將素臣扭住，拉到門廳上來。一個門官喝道：「原來是算命的，因何不知規矩，在這裡胡撞？」素臣正待分說，只見門裡跑出一個太監，罵那門官道：「請大夫呢，怎這時候還不來？王爺要砍你的腦袋哩！」那門官面如土色。素臣插口問：「是何病，在下敢醫得來？」門官道：「大夫都打怕了，躲得影也不見，又打發幾替人找去了；叩的官兒又多，門上自不得閒，叫小官死也死不及！如今沒法了，曹公公，你這人可說是會治病來，須不是誰捏造！你老人家積些陰鷲，圓融著這人進去搪一卯兒罷！莫非五行有救，半天裡落下這人來？」那太監看了素臣一眼：「這是個算命的，怎說是會醫？不是當要的事呢！」素臣道：「除是死的，便不會醫！」曹監笑道：「看你這蠻子不出，說的好大話兒！且叫你吃個辣面！」帶著素臣，走進二門。只見兩個小內監飛跑出來道：「曹掌家，請的大夫呢？王爺好不焦躁，要抽你的筋哩！」曹監道：「這不是大夫？這胎不得下來，單抽兩條筋，就算是狗的造化！」那兩個小內監，便縮轉身，先往裡跑。素臣探問曹監：「是甚人生產？」曹監道：「說也要嚇殺人，是七妃娘娘，王爺第一位寵愛的。昨日晌午生起，生到這早晚，還不下來。醫得好，還你一個富貴，連咱們都有性命；醫不好，才是難哩！」一頭說，一頭走過了幾重宮殿，穿進一個獨院裡來。原先兩個小內監，跑出來，搖著手道：「腳步兒放輕些，王爺在裡面哩！」一面揭起氈簾，素臣跨進，連過幾重門櫺，揭進幾重簾幕，正中榻上，坐著一人，頭帶軟翅逍遙巾，身穿一件繡蟒貂皮袍子，幾根鬚鬚，兩隻水浸細眼，三十多歲年紀。看見素臣，就把手向西邊指著，不叫行禮。幾個宮女，便領著素臣，進西邊屋裡，穿帷入幕，直至錦繡叢中。只見燈燭輝煌，金珠圍繞。一個老宮女，在五彩龍幔內走出，向素臣說道：「娘娘這胎，十月滿足，胎已臨門，坐草一日半夜，今日又一日了，又不是橫生側產，腳踏倒鹽，催生丹藥，吃過若干，都不見效。王爺說只要保得娘娘平安，別的也就罷了！」素臣道：「這須診脈，才可定奪。」老宮人便撥過錦墩，揭開採幔，捧出一隻纖纖玉手，安放繡墊之上。素臣看那指甲，並無青色；令老宮人捏定中指節，有無跳動；看明面色、唇色，係何顏色。宮人說是面白唇淡，指節跳動非常。素臣診得脈已離經，因出奏道：「娘娘此產，名曰坐產；因久坐墊褥，礙其生理，故爾為難。只消汗巾一條，高處係好，請娘娘用手攀定，將一足屈起，慢慢伸開；此亦用人參五錢，煎佛手散，一服即下，包管母子平安。」

景王大喜過望，傳旨內房，速依素臣之法而行。參湯、佛手散，早俱預備，即時服下。不多一會，只聽呱的一聲，幾個宮女飛走出來，報導：「娘娘已生王子，遣奴婢們奏聞。」景王喜得眼睛沒縫，連聲稱是神醫，命內監領至外邊賜宴，明日朝見候賞。素臣辭謝出來，正待上席。只見兩個宮女，兩個內監，慌張而至，說道：「王子便生了下來；胞衣只不肯下，請問先生怎樣治法？」素臣道：「請娘娘將自己頭髮，塞在口中嚥下，引起噁心，這胞衣便下來了！」宮女等如飛而去。素臣吃過夜膳，一個內監傳出令旨道：「王爺說先生神術，一用一靈，夜晚間怕有變頭，叫請先生裡邊去宿哩。」因領著素臣，直到七妃宮外兩間板房中來。素臣睡下，暗自好笑：我本欲至鳳元家中，訪鐵娘下落，不料轉羈於此，替景王醫好這妃子來。景王蓄有叛逆之心，其妻子存亡，何與我事？而一時權宜，反為全其兩命，豈非大奇？又想：景王之相，筋不束肉，神不守形，法主橫死夭亡；親見一決，此來不為無功！又想：皇甫君之事，緩則生變；明日若再耽擱，便當破壁飛去。正在左思右想，忽聽空中似有哭泣之聲，側耳細聽，其聲若近若遠，或高或低，好生疑惑。因穿衣而起，悄悄開了窗戶，沿著一帶高牆，循聲而去。跳出牆去，卻是一座花園，花園中遠遠望見燈光，從花牆中透出。躡進牆去，聽有呻吟之聲，在廊屋以內。從窗縫中看去，見一中年婦人，把一個少年女子上身揪住，露出肚皮；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，以烤熱鞋底，烙其臍腹。那女子雖故咬牙忍痛，未免哼哼有聲。那男人復在煤爐之上，提過一大壺滾水，澆其兩股，登時紅腐；女子痛極發暈。素臣怒從心起，又恐這女子做甚拙事，故處以非刑，不敢冒昧。但以手排擊窗戶，探其動靜。只見那男人嚇得面如土色，慌忙吹熄燈火，寂靜無聲矣。

素臣伏候一會，不見聲響，縮回身，跳過牆來，走近一亭。亭內有人提燈而出，素臣閃避半邊，見那人去遠，偷看亭內，卻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，反綁一張春凳之上，一條陽物，直挺挺的豎著，桌上放有一包藥，一把解手尖刀。素臣知是閹割，正待轉身，忽動一念，躡進亭去，把那孩子細看。卻兩道秀眉，一雙鳳眼，紅馥馥的嫩臉，如火玉一般，美潤可愛。暗付：此子豈可辱於宦寺？因解去其縛，馱在背上，跳過圍牆，至一空僻之處放下。那孩子被太監灌醉，任素臣跳蕩，兀是不醒，直至放落在地，冷氣一逼，方漸漸甦醒。素臣問其姓名，因何甘心閹割。那孩子垂淚道：「我姓馬，名赤瑛，原是南邊人，被牛常輪救到此地，賣入王府陳太監名下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既是尚書救你，因何又賣出來？必是你在他府中，做甚不端之事了？」赤瑛道：「這姓牛的，酷好賭博，總不贏錢，人起他的諱名，叫做牛常輪。前日輪極了，才把我賣的。請問恩人尊姓大名？因何得至王府，救拔小人？太監把我灌酒，想是要閹割了，並不是自己甘心。」素臣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的姓名來歷，此時且未便說與你聽，往後自知。我卻要問你一事，你前年曾否在西湖溺水過來？」赤瑛道：「小人原住湖邊，因溺水才被牛常輪救來的。」素臣暗訝：湖中之言，強半驗矣！莫非此人真有尚書福分？因問其：「有無投托之處？」赤瑛垂淚道：「此處一無親戚，牛家又不敢去，如何是好？」素臣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便由我調度，務使你得所便了！」赤瑛跪而泣謝。素臣扯起，問道：「你可認得王府西街？」赤瑛道：「就這裡轉西，抄出大街便是。」素臣命其引路，走至旅店門首，敲門進去。店主人埋怨道：「客人好沒正經，怎去了就不回來？自己有行李的，怎這樣放心？」素臣認個不是，說道：「被親戚留住吃酒，總不肯放我，因記掛著行李，苦辭回來，還叫他一個小廝跟來，怕我明日早去哩。」店主道：「你令親也是個傻子，這禁城半夜三更，許你撞來撞去的嗎？」進去拿出一盞燈來，說道：「你的鋪蓋原在炕上，沒有移動，你自家檢點檢點。你這小哥，吃得紅紅的，倒有些撞來；客人臉上卻不像有酒的。」素臣道：「我是不上臉的。」店主道：「這才是真量哩！飯是不吃，湯水也不便，明日早些收拾罷。」說罷，自去。素臣因不明花園中潑股之事，心疑：莫非即是鐵娘？須回去訪個下落。囑咐赤瑛：「你睡在此，我還有正事未了；店家問起，只說一早有車出門，叫你代看行李。吃了茶飯，我自還錢。」在身邊取出一粒紅藥，令其用唾調搽，以防熟人認識。說畢，悄悄開門，走至院中，跨出牆去，仍由原路，轉至景王府後，跳入圍牆，一逕往原宿的板房中來，閉上窗戶，和衣而睡。

睡夢之中，似有人將窗戶彈響，驚醒轉來，問是何人，外面低叫：「先生是何處人？」素臣答：「是蘇州。」外面又問：「可是吳江？」素臣不敢答應。外面又問：「可姓文？」素臣猛吃一驚！正是：

虎入南山諸獸盡，龍探北海夜珠來。

總評：

從來稗官小說，其正傳本人斷無夭死之理；故凡歷危險，必有絕處逢生，一若但令人擔愁吃嚇而已。此書至上回回末，則刀已過頭，頸已落地，更從何處逢生？豈如《西遊》、《封神》之頸斷可連，頭落可換耶？抑已有背生兒將更屬望後人耶？讀至此，掩過下文為之搜索枯腸，時升九天，忽墮九淵者彌日，絕不意其有痛極一驚直醒轉來之一法也。蓋拍案大叫、披髮狂喜者又彌日雲。

痛極一驚直醒轉來，太玄之笑宜也；其伸手欲拍素臣之肩，亦宜也。做得好夢，如今醒麼？素臣將為盧生之續矣！而乃拿住其手，瞋目大喝，奇矣；更復掣出刀來直劈下來，則又奇中之奇，是豈老羞成怒，特與拼命耶？攏過下文，思其收局，真有智盡神索，摸頭不著之事。此為絕世奇文！

太玄猝不及防，忽地現出原身，哀號泣命。其落想之高，則九天也；其深，則九淵也。奇則飛來之峰，正則如砥之道也，靈則明珠之走盤，巧則鬼工之造物；而因此破出假婚，圓成真婚。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，尤屬詩音正始、字學中鋒。

盧生一夢膾炙人口，若親見者；然小說傳奇，道情紛然雜出，欲破群迷，殊屬不易。此即以夢破之，如雷擊敗壁，立時粉碎。素臣雲：「盧生事本屬虛誕，即真有其事，亦今日之類耳。」兩路夾說，遂使千年疑塚一旦發露，豈不快哉？

成之忽起一念，放聲大哭。此一轉關，既入情理，復省筆墨，靈妙殊常，痛快無比。